

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昂希·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王志弘譯

Lefebvre, Henri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Freiberg, J. W.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pp. 285-295). New York: Irvington.

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麼「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

「生產空間」(To produce space) 是令人驚異的說法：空間的生產，在概念上與實際上是最近才出現的，主要是表現在歷史性城市的急速擴張、社會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間性組織的問題等各方面。今日，對生產的分析顯示，我們已經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

由空間中的生產 (production in space) 轉變為空間的生產 (production of space)，乃是源於生產力自身的成長，以及知識在物質生產中的直接介入。這種知識最後會成為有關空間的知識，成為空間之整體性的資訊。空間中的生產並未消失，但是被引至不同的方向。我們可以言及一種流動經濟 (economy of flow)：能量之流、原料之流、勞動力之流與資訊之流等。工業與農業生產的各單位之間，不再是相互獨存與孤立的。

這種轉變導致一個重要結果：現代經濟的規劃傾向於成為空間的規劃。都市建設計劃和地域性管理，只是這種空間規劃的要素。雖然在法國特別明顯，但空間規劃的影響遍及各處。

空間是社會性的；它牽涉到指派多少是適宜的地方給再生產的社會關係，亦即性別、年齡與特定家庭組織之間的生物-生理關係，也指派地方給生產關係，亦即勞動及其組織的分化。

過去留下了痕跡為其銘記，但是，空間總是現在的空間 (present space)，一

個當前的整體（current totality），而且與行動相互扣連銜接。事實上，生產及其產物乃是同一過程裡不可分割的兩面。

社會空間不能以自然（氣候與地理形勢）、歷史或「文化」來解釋。更甚者，生產力也不構成一個空間或一段時間。中介與中介者在其自身之間插入調停；以其引自知識、引自意識形態、引自意義系統的理性來調停。

空間是一種社會關係嗎？當然是，不過它內含於財產關係（特別是土地的擁有）之中，也關連於形塑這塊土地的生產力。空間裡瀰漫著社會關係；它不僅被社會關係支持，也生產社會關係和被社會關係所生產。

空間在目前的生產模式與社會中有屬於自己的現實，與商品、貨幣和資本一樣有相同的宣稱，而且處於相同的全球性過程之中。

自然空間（natural space）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雖然它當然仍是社會過程的起源，自然現在已經被降貶為社會的生產力在其上操弄的物質了。

每個社會都處於既定的生產模式架構裡，內含於這個架構的特殊性質，則形塑了空間。空間性的實踐界定了空間，它在辯證性的互動裡指定了空間，又以空間為其前提條件。

因此，社會空間總是社會的產物，但這個事實卻未獲認知。社會以為它們接受與轉變的乃是自然空間。

所有的社會空間都有源自這個自然基礎的一段歷史：的確，在任何地方，自然總是有其特殊性質（氣候、地理形勢等）。

但是，如果空間有一段歷史，空間若具有依據時代、社會、生產模式與關係而定的特殊性，那麼，就會有一種資本主義的空間，亦即有布爾喬亞階級所管理支配之社會的空間。

I 資本主義的空間

資本主義與新資本主義生產了一個**抽象空間**，在國家與國際的層級上，反映了商業世界，以及貨幣的權力和國家的「政治」（politique）。這個抽象空間有賴於銀行、商業和主要生產中心所構成的巨大網絡。我們也可以見到公路、機場和資訊的網絡散佈在空間中。在這個空間裡，積累的搖籃、富裕的地方、歷史的主體、歷史性空間的中心——換句話說就是城市——急速擴張了。

空間做為一個整體，進入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它被利用來生產剩餘價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線，都納入生產力與產物之中。都市結構挾其溝通和交換的多重網絡，成為生產工具的一部份。城市及其各種設施（港口、火車站等），都是資本的一部份。

抽象空間相對於時間，顯露了其強制和壓迫的能力。它將時間視為一種抽象

而予以拋棄——除非它牽涉到工作、物品的生產者和剩餘價值。時間被化約成爲空間的限制：例如時程表、機器運轉時間、鐵路交叉點、運載量等。

1.資本主義空間的各種功能

生產資料

空間是一種生產資料：構成空間的那些交換網絡與原料和能源之流，本身亦被空間決定。生產資料自身也是產物，不能與生產力、技術和知識分離；不能與社會勞動的國際分工分離；或與國家及其他上層結構分離。

城市、都市空間以及都市現實（reality），不能被認爲僅僅是消費貨物的地方（商業）與生產的地方（企業）的總合。

城市、區域、國家或大陸的空間配置增進了生產力，就如同工廠中或商業裡的設備機具一般，但是屬於另一層次。利用空間，如同利用機器一樣。

消費對象

如同工廠或工場裡的機器、原料和勞動力般，做爲一個整體的空間在生產中被消費。

當我們到山上或海邊時，我們消費了空間。當工業歐洲的居民南下，到成爲他們的休閒空間的地中海區時，他們正是由生產的空間（space of production）轉移到空間的消費（consumption of space）。

政治工具

空間已經成爲國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國家利用空間來確保對地方的控制、嚴格的層級、總體的一致性，以及各部份的區隔。因此，它是一個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以警察管制的空間。空間的層級和社會階級相互對應，如果每個階級都有其聚居區域，屬於勞動階級的人，就是比其他人更爲孤立。

階級鬥爭的介入

今時更甚以往，階級鬥爭介入了空間的生產。只有階級衝突能夠阻止抽象空間蔓延全球，抹除所有的空間性差異。只有階級行動能夠製造差異，得以反抗內在於經濟成長的策略、邏輯與系統。

因此，在目前的生產模式裡，社會空間被列爲生產力與生產資料、列爲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特別是其再生產的一部份。

歷史在世界性的層次上開展，並因此在這個層次上製造了一個空間：諸如世界市場的形成，國家及其問題在國際層次的一般化，以及社會與空間之間的新關係。世界空間乃是我們這個時代在其中創造出來的場域。

隨同這個世界空間，以及抹除了舊矛盾的那些新矛盾的出現，新的仇恨亦將現身：例如，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及其相互對抗的策略。

2. 資本主義空間的矛盾

這個空間——由資本主義及其國家所生產——有其內在的矛盾。

主要矛盾

空間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財產造成的**空間粉碎化**（pulverization of space）、對可以互相交換之斷片（fragments）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處理**空間的科學與技術（資訊）能力**。「中心／邊陲」的矛盾來自「全體／部份」的矛盾，因為所有的全球性構造，都導致集中的中心性（centrality）的建立。

以可再製者為取向的空間…

以生產之社會關係的再生產為取向，空間的生產發動了均質化（homogeneity）的邏輯與重覆策略（strategy of the repetitive）。但是，這個科層官僚空間與自身的條件和結果發生了衝突。當空間具有這種性質，被佔有、控制與朝向「可再製者」的時候，那麼，它將很快見到自己被「不可再製者」包圍了：例如：自然、場所、地域性，在區域的、國家的、乃至於世界的層次。

基礎的、不連續的與多重的活動，迅即提議重回前資本主義的空間。有時提出一個反空間（counterspace），將所有以國家-官僚理性組織起來的空間擠向爆炸。

…而且否定了差異

這個形式的與量化的抽象空間，否定了所有的差異，否定那些源於自然和歷史，以及源自身體、年齡、性別和族群的差異。因為這些因素的意涵，正好遮蔽與駁斥了資本主義的運作。屬於富裕與權力之中心的支配空間，不得不去塑造屬於邊陲的被支配空間。

在新資本主義的空間中，經濟與政治傾向於匯合，但是政治並未掌控經濟。衝突因此在霸權式國家——仍然不是事物的掌控者——與這些事物的擁有者之間發生。

3. 普遍的空間爆炸

由於這些矛盾，我們發覺自己正面對一個不尋常卻又少人知覺的現象：**空間的爆炸**（the explosion of spaces）。資本主義和國家都無法掌握這個它們生產出來的混亂、充滿矛盾的空間。我們可以在各個層次上目睹空間的爆炸。

——在立即的、生活的層次上，空間在所有方面爆炸，不論其為生活空間、個人空間、學術空間、監獄空間、軍隊空間或醫院空間。在各處，人們都理解到空間關係也正是社會關係。

——在城市的層次上，我們不僅見到歷史性城市的爆炸，也見到藉以圈制都

市現象的所有行政架構的爆炸。

——在區域的層次上，邊陲正為它們的自主性或某種程度的獨立而奮戰。它們採取行動，挑戰其相對於國家、經濟和政治中心的從屬地位。

——最後，在國際的層次上，不僅是所謂的跨國公司，還有偉大的世界性策略，預備且引向了不可避免的新空間爆炸。地中海區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因為它唯有在許多因素累積起來之後，才會成爲一個策略性空間。這個網絡（指地中海），包含世界上最古老的商業關係，容納了宏偉的城市與港口，近來被完全轉變爲工業歐洲的休閒空間。後來，這個空間則爲能源與原料之流交錯充斥。最後，它成爲一個幾乎是過度工業化的空間，邊緣設立了巨大的工業複合體（complexes），不僅在 Fos，在 Sagunte 和 Tarente 亦如是。這些現象顯現了空間的激烈變化，使我們能夠研究已經由當前的空間轉變提出來的問題。

4. 質疑空間之使用的社會運動

在所有的工業化國家裡，都存在有關工作、商業和工作場所之需求的古老運動；然而，目前的運動似乎是在世界性的層次上出現，雖然它們依舊是未統合的、未完成的，而且大部分沒有自覺，卻已經要求重組工作場所以外的空間。它們是**消費者運動**（consumer movements）。這些運動在美國經常發生，爲數衆多，而且多少質疑了空間的使用。

他們發現：

——空間不僅是經濟性的，並非所有部份都可以相互交換且具有交換價值。

——空間不僅是用來均質化社會各部份的政治工具。

相反的，他們表明：

——空間是一個模型，是一個使用價值的永恆原型，它在均質化國家的權威下，抵制了資本主義中的普遍性交換和交換價值。

——空間是一種使用價值，但是與之緊密關連的時間，更是一種使用價值，因爲時間就是我們的生命，是基本的使用價值。時間已經在現代性的社會空間中消失了。除了工作時間以外，生命時間已經失去了其形式與社會利益。經濟空間使時間臣服，政治空間則由於時間威脅既有之權力關係而加以抹除。經濟的，以及特別是政治的優先位置，引致了空間相對於時間的崇高地位。

左翼力量最重大的要務之一，乃是支持那些尚未找到發言權，以及那些侷限於狹窄框架，以致失落其行動之政治意涵的消費者運動。

因此，左翼的政治角色之一，乃是在空間中進行階級鬥爭。

II 邁向社會主義的空間

如同在它以前的社會一般，社會主義的社會也必須生產自己的空間，不過是在完全意識到其概念和潛在問題的情形下生產空間。

現在很流行說，馬克思主義已經落伍了，比較不能切合歷史了。然而，正是在目前更甚以往，我們除非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範疇啟發下，將其修正以應用到特殊情境，就無法分析世界的種種現象。

雖然《資本論》並未分析空間，某些概念，諸如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在今日卻可以應用在空間上。現在，我們必須做一個馬克思未提及的區分——自然的支配（domination）與對自然的取用（appropriation）。這個衝突在空間中展開：在被支配的空間與被取用的空間中。比起馬克思的時代，自然在當前更加是所有使用價值的來源。

我們應當將空間社會化嗎？當然不行：它已經在既有的社會和生產模式中社會化了。一個正在將自己轉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即使是在轉換期中），不能接受資本主義所生產的空間。若這樣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這只會引向死路。它接納了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因此，最終結局還是一樣，無論它怎麼被分層與控制，它仍然反應了前一個社會的層級。

一個「不同」的社會，發明、創造、生產了新的空間形式，但是，現在的財產和生產關係阻滯了這種可能性。有些人希望社會主義在工業化國家裡繼續成長與積累，亦即持續在空間中生產事物。另一些人則希望打破這種生產模式。可是生產力已經有了大幅改變，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為空間的生產。因此，必須前進到這個質的跳躍的最終結果。這包括持續量的成長，不是打破它，而是釋放其全部潛力。

社會主義空間的生產意味了私人財產，以及國家對空間之政治性支配的終結，這又意指從支配到取用的轉變，以及使用優先於交換。

再者，資本主義和新資本主義的空間，乃是量化與愈形均質的空間，是一個各元素可以交換（exchangeable）因而能互換（interchangeable）的商業化空間；是一個國家無法忍受任何抵抗與阻礙的警察空間。因此，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傾向於匯合，消除所有的差異。

根據一些目前的趨勢，在我們能夠感知的範圍內，社會主義的空間將會是一個差異的空間（a space of differences）。

1. 社會運動的決定性角色

有足夠理由相信，唯有工人和農民運動匯合與連結起來，扣連到事物的生產與物質性工作，以及使用空間的人，才能改變世界。相應於空間的擁有與管理，都市社會運動並沒有來自工廠、單位和生產分支的持續特質和制度性允諾。然

而，如果來自基層（base）（消費者）的壓力夠大，它將影響一般性的生產，使其朝向空間和朝向這個基層的社會需求。那些有利益牽涉的各方行動，將決定這些社會需求，而不再是由「專家」決定。設備（equipment）與環境的觀念，便因此能從技術與資本主義的脈絡中解放出來。然而，社會基層的自發性爆炸，雖然是革命性且深刻的，仍不足以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生產一個適當的、操作性定義的空間。它將是這些決定要素的一個整合部份。但是，社會空間的管理，像自然一樣，只能是集體的與實際的，由基層控制，亦即是民主的。有「利害關係」的各方，有所「關切」的群體將會介入、管理與控制它。但是，他們首先要引向所有強制安置之空間的終點——爆炸。

2. 普遍的自我管理

將先前由「上至下」生產出來的社會空間，重新建構為「下至上」的空間，意謂著普遍的自我管理，亦即在各種不同層次上，完成各單位與生產程序的管理。只有以這種方式，生產工具的社會化才能包括空間的論題。若走其他道路，將「社會主義空間」定義為自然空間，或是定義為先前空間之上的公社生活，或是以「歡樂」（conviviality）來予以定義，都是混淆了目的和手段、最終目標與實行階段；換句話說，那是一種抽象的烏托邦主義。

馬克思將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生產，定義成滿足社會需要的生產。這些社會需要大部份關涉到空間：住宅、家庭設備、運輸與都市空間之重組等等。它們延伸了資本主義生產空間的趨勢，但同時劇烈地修改了其產品。這樣做有助於日常生活的轉變，有助於以社會而非個人的方式來定義發展，同時，又不排除個人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個人有**近用一個空間的權利**，以及享有做為社會生活和所謂文化活動等等之重心的都市生活的權利。

這種轉變的肇始，必須等待思想、想像和創造性的轉變，而這又有賴於克服「公共」與「私人」的分離，驅散和「公眾慈善」（public charity）等混淆不清的社會幻覺與集體幻覺。

社會主義的空間政治，只能藉由將空間的矛盾納入其他經濟和社會矛盾，才能解決空間矛盾。當然，來自基層的壓力和空間的自我管理，不能將自己範圍為改良主義（reformism）。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將世界「翻轉過來」意味著顛覆支配性空間，將取用置於支配之上，將需求置於命令之上，將使用置於交換之上。自我管理顯示其自身同時是手段和目標，是一個戰鬥狀態，也是其攻擊目標。在被轉化了的空間中，可以（也必須）對生產活動裡的關係重新定義，回歸內部市場，慎重地朝向空間的論題。要被重新定義的，乃是做為一個整體的空間，這將會引致轉變與顛覆。

3.重新定義空間為使用價值的一種函數——如何預知這些革命性的過程？

如果目前的情勢不會簡化為經濟危機，反而呼籲對社會與文明的深刻改造，它仍然提供了可以發動轉變的參考點。因此，改造可以這麼定義：從交換手段和運輸具有優先性的觀點生產出來的空間，將改由使用價值具有優先性的觀點來生產。空間的革命暗含且擴大了革命的概念，後者被定義為生產工具擁有權的改變。它給予革命一個新面向，由壓制私有財產的一個特別危險的形式——即空間——開始：包括地下空間、地面空間、大氣空間、星球空間，以及甚至是星際空間。

所謂的變革方案——國家控有土地、國有化、市有化——並未成功。然而，我們如何能限制與壓抑空間的所有權呢？也許可以藉由回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來解決：在必然會來臨的某一天，對土地、自然及其資源的私人所有權，會顯得如同一個人類擁有另一個人類一樣荒謬、醜惡與愚蠢。

和生態學者視為基本的「環境污染」相關的問題，的確非常重要，但它們是次要的。在那種觀點裡，社會的真實問題及其轉變，被轉向自然主義了，例如其中的生物主義，將人類空間當成動物空間來處理。

總而言之，社會的轉變預設了空間的擁有和集體管理，被「利害相關的各方」（interested parties）不斷干預，即使它們有著多重（有時是相互矛盾）的利益。這種取向（orientation）能夠克服（獨特的）工作空間和（重覆的）商品空間之間的分隔與脫離。

這是一種取向，不更多也不稍少。但是，它的確指明了一種意義，也就是某些東西已經被感知到了，一個方向也構想好了，一場有活力的運動正朝著界限漸次展開。然而，目前還沒有出現稱得上是有系統性的成果。